

## 《三通鑑》中的奇異天象探討

呂應鐘

（本會會友）

### 一、前言

《資治通鑑》<sup>1</sup>《續資治通鑑》<sup>2</sup>《明通鑑》<sup>3</sup>為中國重要史書，為敘述方便統稱「三通鑑」。歷代研究《資治通鑑》者頗眾，研究後二書者似乎較少，然研究者多以政治史觀點做歷代興衰分析，以天文史角度研究此三書原本就極不多見，而以本文「奇異天象」角度加以探討者似別無其人。

我們須承認中國古代天文科技水準極高，為西方所無法比擬。中國古代已知天上有日、月、星三種光體，而星又有最熟悉之五星、流星、客星等之分，其中五星指太白（金星）、熒惑（火星）、歲星（土星）、填星（或稱鎮星，指木星）和辰星（或稱昏星，指水星），因此古籍中有關天象記錄極多，史料相當豐富，這是不能否認之事實。

古籍中有很多怪異日、月、星之記錄，未學過天文學之一般人也許看不出其所以然，但學過天文的人若能閱覽此些記錄，就很清楚的知道真相，因為不少古記錄在天文學上來說是「絕不可能」的，故在詮釋方面必須用現代天文學理論或用簡單的日常知識明確的提出，嚴守已知天文為基礎。故本文首先理出無法用正統天文知識和理論說明之記錄，而詮釋過程必須遵循下列法則：(1)邏輯上的一致性；(2)詮釋必須能符合天文理論；(3)用清楚的觀念來解釋；(4)用現代語言傳整體思想；(5)要能相互對比。

在引用古文資料上，為了避免混用資料及斷章取義，本書決定以古文記錄直接引用的編年史方式呈現，不做白話語譯，避免文意失真。並且將涉及之古代星座及星辰名稱均對列出現代名詞。

由於本文題材極為獨特，尚未能找到其他相關研究論文，故無法依論文要求引述其他論文以做旁證，只能當做史料探查呈現。

### 二、《資治通鑑》之奇異天象

《資治通鑑卷十七·漢記九》頁五六〇記有：武帝建元二年（前一三九）「夏四月，有星如日，夜出。」此則在《漢書·武帝本紀》及《古今圖書集成·庶徵

<sup>1</sup>《資治通鑑》，宋司馬光編撰，本文依洪氏出版社版本。

<sup>2</sup>《續資治通鑑》，清畢沅撰，本文依文光出版社版本。

<sup>3</sup>《明通鑑》清夏燮編撰，本文依西南書局版本。

典卷十九》也均有記載：「四月戊申，有如日夜出。」明代楊慎所撰《丹鉛總錄》曾對此異象加以評述：「漢書建元二年，有如日夜出。日不夜出，夜出非日也。」可見當日夜晚確有「如日」之物出現，然古人也知其不是正常之太陽。

《資治通鑑卷三十·漢記二十二》頁九五七記有：成帝建始元年（前三二）「八月，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注釋：「服虔曰：相承，在上下也。應劭曰：案京房易傳云：君弱如婦，為陰所乘，則兩月出。見，賢遍翻。」此事件在《古今圖書集成·庶徵典卷廿五》及《漢書·成帝本紀》也有記載：「成帝建始元年秋八月，有兩月重見。」《古今圖書集成·庶徵典卷十八》錄有〈呂子明理篇〉說：「其日，有鬥食、有倍鞠、有暈耳、有不光、有不及景、有眾日並出、有晝盲、有宵見。其月有四月並出，有二月並見，有小月承大月，有大月承小月。」《觀象玩占·月雜變》曰：「兩月並出，相重，急兵至。……數月並出，國以亂亡。三四五六月並見，天下爭立帝。……在東方有小月承大月，小國毀大國，伐之為主凶。在西方小月承大月，大國勝。大月承小月，小國勝。……月門，其下有流血，凡兩月三月皆有物，如月，非真月也。」可見當日早晨確曾出現兩個月亮，但古人也知其不是正常之月亮。

《資治通鑑卷三十二·漢記二十四》頁一〇二五記有：成帝元延元年（前一二）「夏四月，丁酉，無雲而雷。有流星從日下東南行，四面燿燿如雨，自晡及昏而止。」通常流星之出現是在晚上，白天流星出現於太陽下方，且向四面發光，實非自然界之可能，但是大氣層出現異常之流星天象要強曰其有可能，亦無不可。但是，流星通常稍縱即逝，出現時間極短，本則「自晡及昏而止」則指明其非流星了，因為「晡」是「申時」<sup>4</sup>，即下午三時至五時，秦朝分晝時為七，即「旦、朝、禺、中、晡、夕、昏」，分夜時為五，此法沿用至漢朝。<sup>5</sup>每一分刻為二小時，因此從晡之將結束時至昏之剛開始時，最快也要歷經二小時以上。流星在大氣層中掉落不會歷經如此之長時間。

《資治通鑑卷八十四·晉記六》頁二六五八記有：惠帝永寧元年（三〇一）「閏月，丙戌朔，日有食之。自正月至于此月，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注釋：「日陽，君道也；星陰，臣道也。日出則星亡，臣不得專也。晝而星見午上為經天，其占為不臣，為更王。今五星悉經天，天變所未有也。縱，子容翻。」當月是三月且是閏月，日食現象正常，經常有之。本則重點是探討從一月至三月經常出現五星相互橫經天空縱橫無常亂飛之現象。當時之天文官也注意到此五星經天現象是天變所未有的，可見此五星絕非正常之五星。

《資治通鑑卷八十九·晉記十一》頁二八〇八記有：愍帝建興二年（甲戌，三一四）：「春，正月，辛未，有如日隕于地；又有三日相承，出西方而東行。」注：「天文占曰：三四五六日俱出並爭，天下兵作；又曰：三日並出，不過三旬，

<sup>4</sup> 中華書局，最新增訂本《辭海》中冊，頁2157上欄。

<sup>5</sup> 呂應鐘《古籍科技思想》，頁136，台北五南圖書公司。

諸侯爭為帝。」《晉書·愍帝本紀》也記有：「正月辛未辰時，日隕于地；又有三日相承，出于西方而東行。」《古今圖書集成卷二十一》：「愍帝建興二年正月，日隕地，又三日並出。」本則記錄兩種現象，一是「如日」之星體掉隕地面，有可能為隕石，此記錄可謂正常。第二個現象「有三日相承，出西方而東行」就非正常了，描述同時出現三個太陽由西方向東方飛行，它們絕非正常之太陽。

《資治通鑑卷九十·晉記十二》頁二八六三記有：元帝太興元年「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晉書·天文志》也記有：「日夜出，高三丈，中有青赤珥。」本文第一則已分析過「夜出非日」，而且高度只有三丈，極為低空，中央郭位有發綠光和紅光之突出之耳，可見不可能為自然界之天體。

《資治通鑑卷一一七·晉記三十九》頁三六八二記有：安帝義熙十一年（四一五）「魏太史奏：『熒惑在匏瓜中，忽亡不知所在……』魏主嗣召名儒十餘人使之與太史試熒惑所詣。……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二日。……後八十餘日，熒惑出東井，留守句己，久之乃去。」注釋：「據晉書天文志，匏瓜在天津之南，天漢分流夾之。」匏瓜即海豚座，東井為雙子座。文中指火星熒惑先出現在海豚座，突然消失不見，八十多天後出現在雙子座，問題是此二星座在天空相隔二一〇度，而且海豚座離天赤道有三十度，並非火星軌道所在。《新唐書天文志》曰：「去而復來，是謂句己。」《晉書天文志》曰：「熒惑為亂、為賊、為疾、為喪、為饑、為兵，所居國受殃。環繞鉤己，芒角動搖變色，乍前乍後，乍左乍右，其殃愈甚。句，讀曰鉤。鉤己，謂環繞而行如鉤，又成己字也。」可知此熒惑運行路徑出現在雙子座時成己字型，反反復復，天文志愈詳細說明「句己」之現象，愈令人懷疑其非為正常之火星。

《資治通鑑卷一九一·唐記七》頁六〇〇三記有：高祖武德九年（六二六）「六月，丁巳，太白經天。」注釋：「漢天文志曰：太白經天，天下革，民更王。孟康注云：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太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則經天。晉灼云：日陽也，日出則星亡。晝見午上為經天。」可見「經天」指中午以前白天時橫越天空之現象，古人也知太陽出現則星星就看不見，故知此「太白」實非正常的金星。

《資治通鑑卷二八八·後漢記三》頁九四〇八記有：隱帝乾祐二年（九四九）「夏四月壬午，太白晝見，民有仰視之者，為邏卒所執，史弘肇腰斬之。」這又是一個太白金星在白天出現之案例，然而抬起頭來看此星即被抓走且被腰斬，若是普通常見之金星，實不可能發生此種離譜事件。

### 三、《續資治通鑑》之奇異天象

《續資治通鑑卷一·宋記一》頁二記有：太祖建隆元年（九六〇）正月癸卯，趙匡胤「軍中知星者河中苗訓，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指謂匡胤親吏楚晤輔曰：『此天命也。』」太陽之下又有一個太陽，而且呈現黑光，此與前所列多日

出現天空之現象相同。

《續資治通鑑卷五十九·宋記五十九》頁一四四三記有：仁宗嘉祐六年（一〇六一）六月，「乙丑，太白晝見。」「壬申，歲星晝見。」首先指出金星在白天出現，隔七天後，又見木星在白天出現，這些均非不可能之正常天象。

《續資治通鑑卷六十五·宋記六十五》頁一六〇三記有：英宗治平四年（一〇六七）七月，「辛丑，熒惑晝見，凡三十五日。」注：「【考異】宋史神宗記、天文志皆無，今據遼史道宗記書之。」火星在白天出現即非正常天象，何況連續出現三十五日之異常現象，當然被記錄下來，然而《宋史》並未有此記錄，或許此則為誤傳亦不無可能。

《續資治通鑑卷九十五·宋記九十五》頁二四九六記有：徽宗宣和七年（一一二五）十二月，「庚申，日有五色暈，挾赤黃珥，又有重日相盪摩，久之乃隱。尊帝為教主道君皇帝。」《古今圖書集成卷廿二》亦有記錄：「七年十二月辛酉，日有五色暈，兩日盪摩。」太陽出現五色暈之現象為自然界可能出現者，又挾赤黃珥之現象，亦有可能。然而該日又出現兩個太陽且相互晃盪，則非正常現象。

《續資治通鑑卷一五九·宋記一五九》頁四二九三記有：寧宗嘉定三年（一二一〇），「春正月，庚辰朔，金太史奏：『日中有流星出，大如盆，其色碧，向西行，漸如車輪，尾長數尺，沒於（蜀）濁中，至地復起，光散如火。』」。《金史·天文志》亦有記載，並在句前記為「金衛紹王大安二年，正月，庚戌朔，金太史奏：『日中有流星出，大如盆，其色碧，向西行，漸如車輪，尾長數尺，沒於（蜀）濁中，至地復起，光散如火，移刻滅。』」句末多「移刻滅」三字。此則與前《資治通鑑》中「日下出現流星」之現象相同，已非正常天象。又描述其在天空出現之大小如盆，顏色為碧綠色，向西方飛行而去，又漸漸變大如車輪，也許為距離較近之故，此皆非正常流星所該有之現象。更奇特者為其「至地復起」，表示掉落接近地面後又飛起，整個事件約進行一刻鐘，可見此流星絕非正常流星。

《續資治通鑑卷一五九·宋記一五九》頁四三一八記有：寧宗嘉定六年（一二一三）三月，「太陰、太白與日並行，相去尺餘。」注曰：「考異，宋史不書，今據金史書之。」以正常天文狀況言，月亮、金星和太陽會近距離並行，絕非可能之事。不過《宋史》未記載，也許傳訛。

《續資治通鑑卷一六二·宋記一六二》頁四四〇九記有：寧宗嘉定十五年（一二二二），七月「乙亥，太白晝見，經天，與日爭光。」《古今圖書集成·觀象玩占》曰：「日月星並見，占曰：『日月與大星並見，是謂爭明。妖星與日並出，名曰婦女星。』」此則描述太白金星白天出現，橫過天空，且亮得足與太陽爭光，此為天文現象之不可能也，可見此星體絕非正常之金星。

《續資治通鑑卷一八一·宋記一八一》頁四九五〇記有：恭帝德祐元年（一二七五）二月，「丁亥，有二星鬥于中天，頃之，一星隕。」《宋史·天文志》也

記有：「有星二，鬥於中天，頃之，一星墜。」自然界之星體絕對不會相鬥，此二相鬥之星竟為何物？

《續資治通鑑卷一九六·元記十四》頁五三三九記有：武宗至大元年（一三〇八），「秋，七月，庚申，流星起自句陳，南行，圓若車輪，微有銳，經貫索滅。」句陳為現今小熊座之處近北極，貫索為南天之北冕座，此「流星」能從九十度之北極星附近小熊座飛到南方三十度北冕座，飛行距離極長，其形狀又如車輪，可見體積很大，並非一般流星之現象。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元記二十七》頁五七一二記有：順帝至正十年（一三五〇），「六月，壬子，有星大如月，入北斗，震聲若雷，三日復還。」飛入北斗之如月大星三天後又飛回來，且聲如雷，實無法以天文學角度解釋之。

《續資治通鑑卷二一三·元記三十一》頁五七九九記有：順帝至正十六年（一三五六）三月「是月，有兩日相盪。」《樂郊私語》之記錄較詳細：「元順帝至正十六年三月，日晡時，天忽昏黃，若有霾霧，市中喧言：『天有二日。』予立庭中視之，初以老眼不能正視，眩然若有數日，久之果見兩日交而復開，開而後合者凡數千百遍。」當日下午三至五時天空出現兩個飛近飛遠相盪之太陽，此種「兩日交而復開，開而後合者凡數千百遍」之現象，絕無法以自然天體說明之。

《續資治通鑑卷二一八·元記三十六》頁五九三〇記有：順帝至正二十四年（一三六四），「六月，癸卯，三星晝見，白氣橫突其中。甲辰，河南府有大星夜見南方，光如晝。丁未，大星隕，照夜如晝，及旦，黑氣晦暗如夜。」首先是六月十日白天出現三顆亮星，中間橫突著白氣；次日夜間，河南府南方出現發強光如白晝之大星；三天後，又出現一個將夜晚照得像白天之大星。這些現象為天文學無法解釋的。

#### 四、《明通鑑》之奇異天象

《明通鑑卷二十一·紀二十一》頁八七二記有：宣宗宣德八年（一四三三）八月，「戊午，有三星見西北方天門，青、赤、黃各一，大如碗，明朗清潤，良久聚半月形。大學士楊士奇奏：『稽之載籍，云四氣和為景星。又云天子至孝，任賢使能，法令清明，制作合天，四海歡悅，則景星見。』」注曰：「明史本紀系之閏月戊午，天文志亦云：『戊午景星三見。』證之通紀、紀聞等書，言『少詹王直進頌，士奇言稽之載籍當為景星，于是自士奇以下皆獻頌。』據此，則以為景星者，亦臆度耳。而是年閏八月彗星凡三見，二十四日乃沒，今皆據實書之。」天空出現異象，古大臣視為瑞兆而獻媚於皇帝是正常現象，然而此則出現綠色、紅色、黃色之大星，且大小似碗，並非亮點似之星體，而且出現許久之後能聚成半月狀，則三顆星絕非正常天象。

頁八七三又記載同年同月一則事件：「丁丑，有黃赤色見東南方，似星非星，似雲非雲，天文家以為歸邪星云。」注曰：「明史本紀不載，具見天文志中。李洋

風以歸邪、含譽為瑞星，故明臣之獻媚以此，實於天文家臆度耳。今據書之。」本則描述「似星非星，似雲非雲」之發黃紅色天象，又招致大臣獻媚，可見為罕見天象。

《明通鑑卷三十五·紀三十五》頁一三三七記有：憲宗成化二十一年（一四八五），「春，正月，甲申朔，申刻，有光自中天墜，化白氣，曲折上騰。喻時，復有赤星如椀，自中天西行，轟然如雷震。」注曰：「星變在是年正月之朔甲申也。明史稿書『丙戌』者，據下詔之日。自庚寅以下，類記發帑金及分遣大臣振饑事，明史皆各自日分，今據『紀』中分書之。」《明史·五行志卷廿九》也載有此事件：「有火光自中天而少西，墜下，化為白氣，復曲折上騰，聲如雷。」本則所記為極難論斷之天文現象。

《明通鑑卷五十九·紀五十九》頁二二六三記有：世宗嘉靖二十九年（一五五〇），「六月，戊申，太白晝見，連日陰雨，凡晝見者七日。」本則若是光記錄「太白晝見」，是極為正常之現象，不用探討，但是加上「連日陰雨」，則可見此白天出現之星為在雲層之下，則絕非正常天象也。

《明通鑑卷七十八·紀七十八》頁三〇一三記有：熹宗天啓二年（一六二二）二月，「是月，山東巡撫奏日中月星並見，禮部尚書孫慎行以為大異，不省。」注曰：「日中月星並見，『三編』據『明史孫慎行傳』增，而傳中誤系之元年五月。證之『天文志』，則二年五月壬寅，與『三編』合，今從三編及天文志。」古代「日中」指正午，此時月亮和星星同時出現，禮部尚書亦深覺奇異，以正常天文知識觀之，實不可能。

《明通鑑卷八十九·紀八十九》頁三四四二記有：莊烈崇禎十六年，「十二月，辛酉朔，恆星晝見。」古書中一向均記載行星晝見，只有此處用「恆星」來表達，不知其差異性為何？白天能出現之恆星極為可能是超新星現象，否則無法解釋。

## 五、結語

本文所據之《三通鑑》為正史而非稗官野史，故所有記錄均有其真實性。本文所列之天文異象並非正常天文理論所能解釋，歷代以來無人探索研究，相當可惜。

而由此我們亦可鑒之，在浩瀚中國古籍當中，尤其是《二十五史·天文志》以及《古今圖書集成》裏，絕對可以找出更多天變、星變等天文異象之記錄，值得我們以現代天文理論加以探索。

本文僅是拋磚而已，提出若干無法解釋之天文異象就教於學術界，期待天文學界能正視這些古代記錄，以科學之精神看待之並研究之，而不要忽略之。